

黄锐杰观察到，这一调整目前主要针对应用型文科专业。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高校界的人文重镇，其改革举措往往具有风向标意义。近日，金力校长接受《人民日报》大江东工作室采访时表示：

文科是复旦的旗帜、是“老根”。“老根”不能动摇，也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今年复旦本科生招生计划，文科确实有所减少，一是因为高考文科生源在萎缩，二是一些曾经热门的专业遇冷，社会的需求在萎缩，但文史哲等“老根”学科变化不大。

他表示，“老根”要继续做强。优势学科、高峰学科，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或缩减，必须加强支持和投入，不吝用兵、不遗余力，让“老根”更加枝繁叶茂。“我们希望能培养和造就有思想、能够引领世界和时代的人，对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有贡献的人，从这点看文科一定要做‘精’。”他提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40年心无旁骛，以一人之力钩沉补遗出版《唐五代诗全编》，“用最聪明的头脑下最笨的功夫、干最寂寞的事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阐释、传承与发扬做出了不朽功业，复旦引以为荣、倍加呵护。

给技术时代“纠偏”“引航”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文科教育似乎不能产出直接的经济价值，文科专业不挣钱成了某种“社会共识”。人们不禁要问，效率至上的时代，文科到底有啥用？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耘开设的通识课在复旦大学颇受欢迎。他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80后喜欢《论语》与《理想国》的学生差不多一半一半；而到了00后时代，喜欢《理想国》的学生们明显上升，《论语》

遭到冷遇。丁耘感慨，如果说80后还看到了传统生活世界的背影的话，那么成长在互联网时代和新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小家庭中的年轻一代，确实难以进入传统的情感与感受。

“他们接受的是科学与理智教育，‘鸡娃’一代更是以智力教育、技术教育优先。而技术宰制时代的来临无疑让柏拉图从数学和推理出发建立秩序的思路更易接受。特别是，当年轻人知道，从理智出发建立秩序也能思考并获得完整生活意义的话，就更是如此。”

黄锐杰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大环境的一种变化，就是人们越来越从《论语》代表的感性思维方式向《理想国》为代表的理性思维方式转变。当工具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也就不足为奇”。

在人工智能重构知识生产范式的当下，文科的价值正经历着从显性功能到隐性内核的巨大跃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信息时代，沟通表达能力愈发重要。文科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写作、演讲等能力，使他们能够清晰、准确地传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撰写商务报告、进行项目汇报，还是参与公共事务讨论，良好的表达能力都能让个人脱颖而出，为个人发展助力。

记者曾经采访艺术家麦橘，他本科学哲学，毕业后从事金融行业，既不懂编程，也不会绘画，后来却成为国内知名的AI艺术家。他说：“审美也是一种经济。”

他们接受的是科学与理智教育，“鸡娃”一代更是以智力教育、技术教育优先。

当所有人都能轻易获得某种风格时，AI只是一个“翻译官”，将创作者的想法转化为画面，最终呈现的作品效果取决于创作者的描述程度和AI的执行程度。这种审美能力的积淀和充分准确的表达能力，当然得靠